

第一百二十六章 誰的水師？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並不清楚明家內部發生的事情，對於他來說，明家是塊石頭，他要壓著，但暫時又不能碾碎，反正他有這個耐心，釣魚沒有什麼可急的。

這天他來到了抱月樓蘇州分號，樓裏的生意已經好起來了，樓上樓下的姑娘們忙著接客，沒有幾個人注意到樓中男東家、女掌櫃恭恭敬敬地護著一位人物，悄悄地上了頂樓。

推開窗子望出去，隻見後方那一道瘦湖邊上有很多民工正在挖泥擴湖，要將一個湖擴大，所需要的金錢、人工都不是個小數目，他忍不住歎息道：“有必要嗎？”

史闖立微笑說道：“依大人的意思，將分號的規劃與格局加急傳到了北邊，前天回了信，二少爺的意思是，這湖太小，地勢不夠開闊，來玩的客人們會覺得有些逼仄之感，幹脆下個大力氣，把湖往前頭再挖幾百米...”

範閑苦笑著，遠在北齊的思轍看來對於抱月樓還是念念不忘，這麼大的手筆，他隻用說一句話，自己卻要動很多人手來做。

“這有聲音，有味道，不怕影響生意？”

“用青布圍起來了，樓中的客人一般注意不到那邊。現在生意雖然不錯，但要挖湖也隻有趕在這時候挖...不然春濃夏至，正是生意最好的時候，那時候就不方便再挖了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。沒有說什麼，他是信任弟弟地經商眼光的，今天來抱月樓，主要是要打聽一些消息，他看著手下送上來的卷宗，皺起了眉頭：“那個明家的大管家究竟逃到哪兒去了？”

明家的大管家和範閑小時候在澹州打過的管家一個姓，都姓周，這人並不簡單，這麼多年來一直是明老太君的親信心腹，而且負責管理那個神秘君山會的帳目。當夏棲飛在江南居前被君山會暗殺之後，監察院就開始暗中查緝那名管家的下落，時刻準備暗中逮捕，想從那個人的嘴裏獲取一些關鍵地內容。

但那名周管家似乎在一日之內就消失了，不再出現在任何明家的產業之中，不知道是江南路的官員在幫助隱藏還是如何，總之就連監察院的手段，如今都沒有查到對方下落的蛛絲馬跡。

鄧子越從房外走了進來。向範閑稟告了一下明四爺被抓進蘇州府的事情，聽到大人詢問周管家的下落。不由皺了眉頭，這件事情是由他在負責，這麼多天都沒有進展，他也感到很慚愧。

他皺著眉頭搖搖頭，想了半晌後說道：“如果不是已經被明家滅了口，就應該是...”

“有很大的可能性。對方就堂而皇之地躲在明園裏。”範閑清楚，如果真要藏住君山會那位帳房先生，藏在明園之內，是最冒險也最穩妥的法子，他忍不住笑了起來：“難道還真要進明園拿人？”

鄧子越苦笑道：“沒個真憑實據，哪裏能進明園拿人。對方也是有世襲爵位地人，而且將事情鬧的太嚴重，總督大人肯定要被迫開口向大人施壓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，覺得這事兒已經漸漸沒了什麼樂趣，揮手說道：“闖進去逮不著人。在薛清麵前可不好交代，如果確認裏麵有人。倒是可以試著野蠻一次。”

“就是確認不了。”鄧子越無可奈何道。

二人正說著閑話，忽然有一名監察院的探子在外麵小心地敲響了門，鄧子越看了範閑一眼，走出門外低聲說了兩句什麼，臉色馬上變得凝重了起來。又低聲叮囑了幾句，趕緊匆忙回身，附到範閑耳邊說道：

“島上有消息了。”

範閑精神一振，那個天殺的海盜碼頭已經安靜了這麼久，他險些以為自己再不可能借由那座小島對付明家，此時

聽著有消息，大感興趣說道：“說。”

鄧子越又看了他一眼，小心說道：“島上的人...都死了，死的幹幹淨淨。”

...

啪地一聲！範閑麵無表情一掌拍在身邊的茶幾上，茶幾沒有碎，茶碗也沒有破，但這一掌裏很明確地表示出他的不忿與不甘，明家下手真狠真幹淨，他皺眉問道：“我們的人呢？”

監察院在島上有密探，範閑擔心他的生死。

鄧子越說道：“運氣不錯，他活了下來，泉州方麵摸到島上，剛好把他接了回來。”

範閑麵色微沉：“他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青蛙。”

“人在哪裏？”

“剛到蘇州，正在暗寓裏養傷。”

“走。”

青蛙覺得自己是在作夢，這些天一直在作夢。當海島被官兵圍剿之後，就隻有他一個人活了下來，在滿天的賊鷗與滿地地死屍包圍之中，他試圖找到頭領曾經留下來的活路，去到那個隱秘的小灣，去找到船隻出海。

但沒有想到明家滅口作的如此之絕，島上所有的船隻全被毀了，就連海盜頭領藏住地幾艘三帆快船，都被沉入了水底。

看著水中被浸泡變了顏色的船帆，青蛙有些絕望。海島孤懸海外，如果泉州方麵發現事情有變，冒險再次派人上島，也需要很久地時間，而這些天自己一個人在島上無水無食，能活下去嗎？

監察院二處與四處的密探，從入院之初都要接受十分嚴苛的野外生存訓練與情報收集訓練，也虧了是有這一技傍身。單身一人地青蛙，竟然就在島上這麼活了下來。

島上無水，幸虧落了雨。

島上沒什麼野獸，但有屍體...有吃屍體的賊鷗，有海中的魚蚌，所以他仍然堅強而惡心的活了下來。

直到最後泉州方麵的同事冒險再次上島，已經衰弱到了極點的青蛙，終於被抬到了船上。

船隻飄蕩回了大陸。

青蛙也終於能夠好好地睡一覺。

但就在睡夢之中，想到自己吃的那些水鳥，那些水鳥的肚子裏可能有著那些腐爛的人肉...青蛙仍

然忍不住要做噩夢。

他這一覺睡了很久。由泉州直至蘇州，而當他醒來的時候，發現身前多了一位年輕清秀地大官正麵帶敬佩與憐惜望著自己。

身邊的監察院官員提醒道：“是提司大人。”

提司大人？青蛙一驚，掙紮著便想起來行禮。

範閑趕緊把他攔在了**，雙眼微眯，看著這個慶國版的魯濱遜，心中湧起一股歎息與佩服，政治鬥爭不是請客吃飯。是你死我活的玩意兒，隻是每每需要犧牲的。其實還是下層的官員們。

範閑取出藥丸喂他服下，又用金針替他活血，小心診療了半天，才確認不會留下太多的後遺症，對方有足夠的精力開口，這才開始問話。

在對話之中。範閑獲得了很多有用地信息，很多一直沒有來得及傳回岸上的消息，比如那名海盜首領與明蘭石姨

太地關聯。

他冷漠說道：“難怪那位姨太會忽然回鄉探親，隻怕如今早已沉入江中喂了王八...嫁了個王八，最後隻有喂王八，也是個可憐人。子越。馬上派人去那名姨太的老家查案，我倒要看看，明蘭石準備怎麼解釋。”

青蛙還千辛萬苦保留下了來一份書信，這也是很實在的證據，雖然明家依然可以抵賴不認。但總可以借此做些文章。

“對於上島的官兵，你有沒有什麼判斷？”

範閑盯著青蛙的雙眼問道。雖然明知對方在島上存活下來已經不易，一上陸地又經曆長途奔波，整個人已經虛弱到了極點，但他不得已，仍然要問清楚，因為這個事實，像一根刺一樣地紮在他的心裏，讓他十分警惕。

那一隊水師，很明顯是明家地助力，自然也是長公主派來的，範閑很想知道，軍方究竟是誰站在長公主的那邊，想必皇帝陛下對於這個事情也是十分感興趣。

不可能是燕小乙，雖然燕小乙以九品上超強地位出任慶國征北大都督，但他的軍力一直在監察院的嚴密注視之下，範閑清楚燕小乙在水師方麵沒有什麼力量。

“當年泉州水師是朝廷最強的水上力量。”鄧子越看了範閑一眼，輕聲說道：“不過葉家地事情之後，為了清除葉家在泉州水師中的影響力，朝廷將泉州水師裁撤為三，如今江南水師名義上的總領衙門在沙州，大人也應該與沙州那處的官員見過麵。由沙州入海登島殺人...路途太過遙遠，而且航程都在大江之上，極易敗露痕跡，依屬下看，應該不是他們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沒有因為葉家兩個字而產生任何情緒上的波動，轉頭去看青蛙。

**地青蛙嘴唇邊緣鼓起白色的泡，他也在努力回思那一個夜晚登上島地官兵，知道這件事情很重要，可以讓院中判斷，敢和海盜沆瀣一氣的勢力究竟是誰。

他艱難無比地開口說道：“官船上島的時候，正是黎明前的那一刻，島周礁多，那麼黑的天光下，能夠強行登島，應該是專業的水師，而不是借船的岸上官兵...屬下曾經瞧清過一名官兵的臉，看他麵部輪廓，應該是北邊的人。”

範閑的眉頭皺了起來：“有沒有可能是東夷城的水師？”

青蛙困難地搖了搖頭，稟道：“他們偶爾有開口說話，不是東夷口音。”

範閑望向鄧子越，看出了彼此心中的那絲不安，慶國三大水師，在北邊的是膠州水師，駐在山東路附近，實力雄厚，如果對方是長公主方麵的得力幹將，那長公主在軍方中所掌握的實力，看來要比自己這些人以前所想像的要強大的多。

在範閑的心中，皇帝既然一直吝於讓自己掌握一絲兵權，而且一直表現的如此自信與神神叨叨，他是十分相信，慶**隊的絕大多數力量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，在這樣一個前提下，範閑做起事來，才會比較有底氣一些，如今驟然發現，長公主與皇子們的實力評估有了一個突飛猛進，讓範閑如何不警惕？

葉家會逐漸地倒向二殿下，征北大都督燕小乙...如今又多了一個水師！

“膠州水師是誰的人？”範閑皺眉問道。

鄧子越壓低聲音說道：“水師提督乃是正一品武將，自然不用受燕小乙的吩咐，一直以來都沒覺出他有什麼傾向，畢竟這人出身秦家，但是和葉重一係的關係也不錯。”

範閑輕輕地握了一下拳頭，搖頭沒有再說什麼，看著**疲憊的青蛙，臉上浮出淡淡笑容，說道：“你好好養傷，傷好之後就跟著我做事吧。”

他很欣賞這個能夠在海盜島上潛伏，並且最後成功活下來的監察院年輕官員，這樣優秀的人才，應該成為自己的親信。

青蛙大吃一驚，渾沒料到自己在九死一生之後，竟會攤上這樣好的運氣，一時間竟愣在了**，不知道說什麼，直到範閑領著啟年小組的人出房之後，監察院四處駐泉州巡查司官員笑呵呵地對他說恭喜，他才醒過神來，知道自己終於出頭了...噩夢終於醒了。

範閑有些惱火，今天遇見的都是些不好的消息，看來得趕緊把院報發回京都，讓老■精神一些，不要總是呆在陳園裏看美女...你的接班人遇到問題了，你總得解決不是？

“大人，有好消息。”

正當範閑在腹誹今天運氣太差的時候，鄧子越強抑著一絲喜悅，恭恭敬敬地稟報道。

“什麼消息？”

“君山會那位帳房先生...下落有了。”

“在哪裏？”

“大人英明，消息確實，那人就在...明園。”

範閑合什歎道：“終於有事情做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